

父爱是流淌的江河

□杨丽雨

有人说父爱如山,严肃刚强、坚韧挺拔。可是我觉得父爱更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,博大宽容,内涵丰富。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,他不善言谈,黑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,他个子不高,却默默为我们撑起一片爱的天空。

小时候,我体弱多病,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,直到现在母亲说起来还心有余悸:“小时候的你可是个病秧子,三天两头的生病,你弟弟妹妹生病了不当吃不当喝,你不行,你一生病就不吃不喝,全靠输液维持着,把我和你爸吓得。别看你爸天天不言不语,你生病了,你爸最着急,他走东家,串西家,给你淘换治病的秘方偏方,总觉得你会养不活,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,你长成了现在的白白胖胖。”母亲的几句话云淡风轻,可是我知道这一路走来他们抚养我的艰辛。尤其是父亲不言不语,可是他对我的爱一点不比母亲少。

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,我得了肝炎,脸色蜡黄,低烧不退。我的病是慢性病,需要慢慢的治疗,父亲就给我办了休学手续。这可忙坏了父亲和母亲,母亲不仅要照顾弟弟妹妹,还

要做一日三餐,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我。父亲因为要教书,还接过了母亲手里的农活,每天天不亮就能听到父亲起床的声音,我知道那是父亲趁着天早要去地里干一通农活,放学后急急匆匆赶回来趁着天亮再去地里干活,晚上还要给我补课。那段时间是父母最煎熬的时间段,他们不但要照料我的日常起居还不停的向别人打听治病偏方。父亲听人说麦蒿熬水喝可以治疗肝炎,就不顾太阳的毒辣,在中午放学后围着整个村儿的麦地转悠,找寻麦蒿的痕迹,哪怕就是一个拇指长的小草芽也不放过。那时候人们都学会了科学种田,知道给地里打除草剂。麦地里几乎找不见什么野草,那种生在麦地里的麦蒿更是不好找。父亲没办法,就骑着自行车把方圆百里以内的麦地都找了一遍,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麦蒿晒好了,每天给我熬水煮粥。

因为长期输液治疗,我的手上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,心情也变得很坏,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母亲就按照老办法给我用毛巾热敷,可是效果不太好,每次大夫来给我输液都找不到好的地方下针。父亲听人说土豆片可以治疗淤青,就托人买了一篮子土豆,那时候在我们老家土豆可是一种珍贵的菜,对于天天吃

白菜、萝卜的我们来说,能吃上一盘土豆丝都是奢侈的。可是父亲不管弟弟妹妹眼馋的目光“这是给你姐姐治病的,咱们都不能吃。”知道我心情不好,父亲就默默的给我找来很多儿童读物:“孩子,去读书吧,书能让你心情愉悦起来。”也许是父爱感动了苍天,我手上的淤青在父母的呵护下一点点下去了,我的情绪也在书里找到了一个倾泻的出口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的各项指标也恢复了正常。可是父亲却消瘦了很多,脸被太阳晒的更加黝黑。

高尔基曾说过“父爱同母爱一样的无私,他不求回报。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、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,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。”在我心中,一直都觉得父亲对子女的爱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,默默无言却浸润心灵。他们肩扛重任,手握希望,为儿女遮风挡雨,他们能细腻能刚强,像灯塔,也像大树,给予我们坚强、自信、鼓励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夏诗二首

○胡乐浩

北龙塘觅凉

杏黄麦熟仲夏临,喜地欢天三代亲。绿道深处山庄坐,凉饮一杯驱汗津。

彩球闹院庭

蒲月午后赤日炎,宝马香车两童欢。长飞短滚不停步,墙内朗笑墙外传。

(作者系枣庄市峄城区文学爱好者)

□孙妮娜

月台上那肥胖的,青布棉袍,黑布马褂的背影令朱自清先生一生最不能忘记。吴冠中写父爱如舟,载着他走出故乡,走到遥远的他乡。吴老先生的父亲在送他去无锡师范读书时,在船舱里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他的视线。而此刻,记忆中我的老父亲的背影却渐渐清晰起来……

那时,我是读初中了。因为上学时间比较仓促,我吃饭时总是狼吞虎咽,得了严重的肠胃病。疾病时常造访,导致我经常请假回家。在一个冬夜晚自习时,我的肠胃病又犯了,没法继续学习。老师便通知父亲来接我回家。

远远地,我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奋力蹬着自行车。因为风大,他弓着背,头快要低到车把儿中间了。近了才发现,这个人是我的父亲。不知为什么,看到父亲,我鼻子酸酸的。“爸爸!”我轻声呼唤他。父亲听到叫声猛地抬起头,把车子胡乱一扔,就朝我奔过来。“怎么了?还疼不疼了?”他边说边扶起我朝外走去。“没事儿,回去吃点药就好了。”父亲安慰我,一手扶着自行车把儿,用胳膊稳稳地顶住,一手托住我的腰,把我扶到后座上。这时,我才注意到,父亲的额头有汗珠滑落,这可是冬天啊!忍了好久的泪,终于流下来了。

回家路上,风更大了,父亲让我低下头,躲在他的背后。他又低着头,弓起背,一拱一拱地骑起车来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遇到路面坑洼的地方,父亲就放慢车速,挺直脊背,紧紧地握住刹车把儿。皎洁的月色里,父亲的背影泛着银光,我喉头哽咽了,悄悄试了试眼角的泪,将脸靠在父亲的后背上……

后来学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,我想起了父亲的这个背影。学习吴冠中先生的《父爱之舟》时,我脑海中萦绕的还是

这个背影……

一九九七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,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,父亲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。每次开学、放假,父亲总是用这辆三轮车接送我,使我免遭挤公共车之苦。

有一次我要开学了,因为要给别人送一批发,父亲让我在家等他回来再送我去学校。结果快到上学的时间了,父亲还没有回来。母亲就送我坐上了去学校的公共汽车。第二天一大早,管理宿舍的老师就喊我,说有人找。在朦胧的晨曦中,我看到了因为等待时间太长,眉毛胡子都变白了的父亲。他伫立在门口,像一尊塑像。“爸爸,你怎么来了?”“你怎么没有打电话回家报平安?昨天你自己坐车来的,我不放心。”父亲一边说,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。“你爱吃的炒栗子,昨天买的,想给你捎着的。看到你我就放心了。我走了!”父亲转过身,朝学校门口走去。我目送着父亲;他原来笔直的脊梁现在佝偻着,头微微的前倾,走起来有点蹒跚,不似年轻时那么步履如飞了,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背影变得如此瘦小?

虽然生活的重担,早已压弯了父亲的脊背,但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一丝的沮丧和气馁。父亲总是留给我一个背影,激励我到与生活拼搏中去。在父亲一次次转身时,在一次次姿态不同的背影里,我终于读懂了父爱!那就是无论父亲多么疲惫与不堪,他都会抖落岁月的风霜,带给我无尽的爱和温暖。

(作者系山东省平度市文学爱好者)

□芷歆

夏夜的雨,微微有些剔透的凉,打手掌上,掌心晕出一朵朵清凉的花。它们任性天真,想下时便下,要收时便收,让人没个防备。眼见着雨停了,天色由暗蓝转为墨蓝,乌泱泱的云雾已经散开,以为这会它该收了吧。

过些时辰,豆大的雨点又欢快地飘泼起来。像热恋期的情人,已经送到家门口,上楼倚窗,向楼下的少年挥手再见,正兀自痴痴,忽又见楼下出现他的身影,方才收敛的心花又霎时绽放。夏天的雨,也是懂得浪漫和惊喜的。

窗外啪嗒啪嗒的雨声,像遥远的呼唤,穿越时光,轰隆隆而来。那些杂乱无章的思绪便如晶莹的盐粒,从白日的喧嚣里析出,啪嗒啪嗒地撒落,融化进一片壮阔的雨声里。一团团清凉,悠悠地弥漫过来,像清晨的乳雾,像茉莉的香气,像十五的月光,渐渐将我环抱在内,一寸寸抚平我愁思的褶皱。

时而滴滴哒哒,如大珠小珠落玉盘;时而壮阔辽远,洒染出一片山水画的旷远。仿佛孤身立于秋天的

田野,清风飒飒,麦浪滚滚。麦穗亲昵着,摩挲着,簌簌,沙沙,哗哗,浩大的声音如海潮般向你袭来,你分明感受到海浪底下,是无边无际的辽阔与宁静。你就像一只海龟,立在那寂静中央,看海面汹涌起伏。

在雨夜里涤净凡尘过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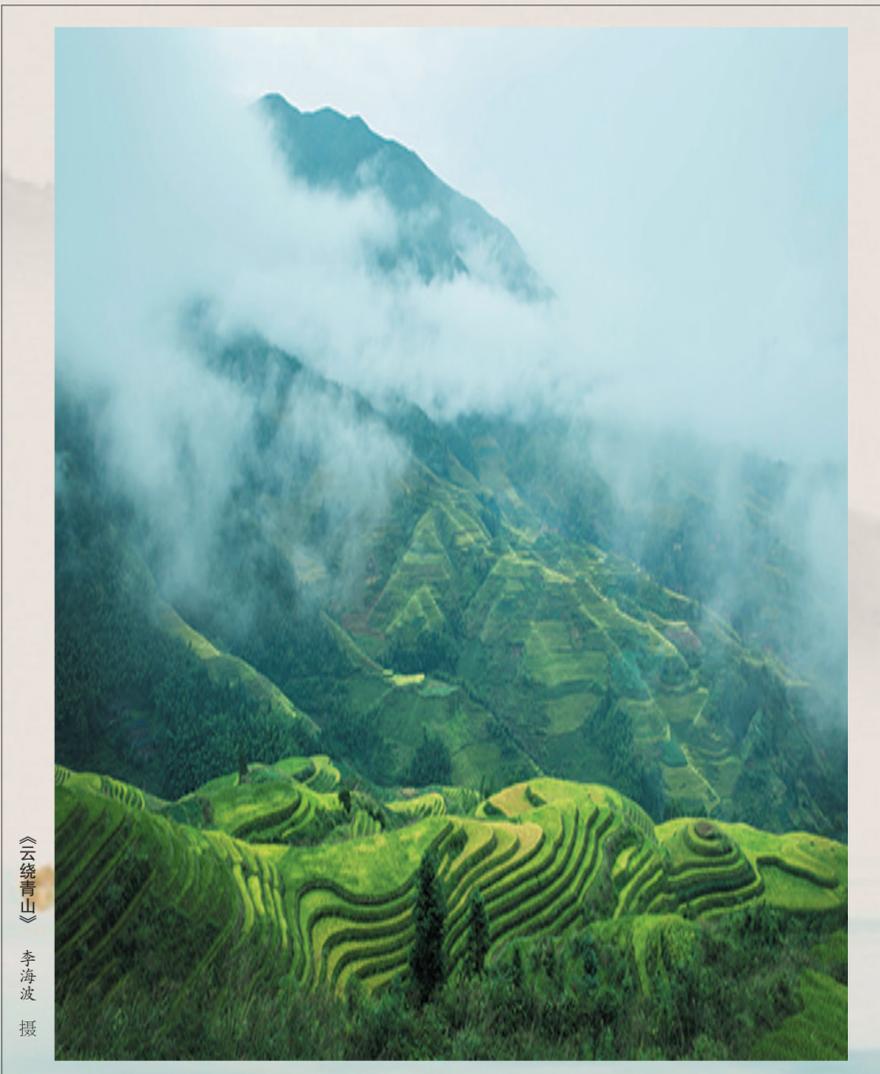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,黎明时分,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黑暗,朝霞披覆在它身上,它会褪去琐细尘土,在晨光里摇曳出醉人的竹香。彼时,叶尖上,会有一颗露水无声滴落,砸在青石板上碎裂成莲花……

静立窗前,心缓缓地伸出一只触角,触摸雨声的肌理。最初雨声滂沱,纹路粗糙,壮阔、坚硬,如千年古树,盘根交错,又似黄河大漠,苍烟弥漫。走入时间更深处,雨点渐小,渐细腻,渐柔软,是柳拂拂人面,是微风弄花影,是鱼戏莲叶间。

沉浸在夜雨声里,痴痴地立着,所有的思绪都被抽走,唯有灵魂徜徉在哗哗之声与空旷之音里。忧烦之事如云消散,身心欢畅如许。

夜半,雨声渐渐停了,天地清明宁静,有凉风穿窗而入,微抚肌肤,人便随着柔软的清风沉入深深的梦乡。梦里,夜雨迢迢,竹影清幽……

(作者系广东省佛山市文学爱好者)



《云绕青山》

李海波 摄

一夜夏雨入梦,庭前竹影轻摇

夏夜听雨,独坐静室,对一袅香,一本书,一盏茶,心境澄明阔远。也不必翻开,只是任由它静在灯光和雨声里。透过窗户,于静室中赏雨,何尝不是在赏读一本书。看文字随着雨声铺排在虚空中,字里行间的悠远深意弥散在哗哗啦啦的背景中,人就在那样的意境里一寸寸沉沦,忘了周遭日月。

庭前的小琴丝竹,濛着一层雨雾,似裹着面纱的西域圣女。雨水如珠帘,端端续续,连绵不绝。隔着雨帘看那纤纤竹影,竹竿单薄向倦,竹叶剧烈颤动,似有不屈,也有虔诚。它宁愿忍受雨打的疼痛,也要

鹧鸪天·祖国颂

○王咏咏

抗战冲锋气自豪,威师一怒舞狂飙。当年利剑除顽寇,今日丹心傲世骄。航母建,探空骄,跳梁小丑莫喧嚣。和平世界欢颜笑,凛凛军魂震九霄。

(作者系江苏省扬中市文学爱好者)

那个夏天的风

○陈仁红

夏天的夜空总是浩瀚无边
铺展着密密麻麻的星光
剔透,晶莹
即使高悬万里也能一眼望穿
那似海的苦,和愁

曾经的夏天,母亲以决裂的方式
堵截在我西行的路口
而我却以飞蛾的决绝撞向南墙
如同一朵浪花追赶着另一朵浪花
最终行成了一个梦
但西部乡村的爱情呀
卑微如土,没有男丁
日子只能匍匐着自己的影子相依
在搁浅的时光里,我的鳞片碎落一地
那个夏天的风
却一次次复活
一次次把我
折断

(作者系海南省海口市文学爱好者)

手拉手
手拉手
创建文明城市
心连心
心连心
打造文明枣庄

总编辑
褚洪波